

台湾丹青武侠作品集

玫瑰花符

貳

丹青
作品集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丹青武俠作品集

玫瑰
花
符

(二)

青海人民出版社

玫瑰花符

丹青 著

出版发行:青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卫东

印 刷:青海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41

字 数:220 千字

版 次:2000 年 2 月 第一版 2000 年 2 月 第一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书 号:ISBN7-225-01476-5/I·240

定 价:全套定价 73.80 元

内 容 介 绍

“花符!”“花符!”

“花符!”

“花符?”

“是的，那种带刺的花又出现了!”

为了一朵玫瑰花的出现，整个武林居然为之骚动起来。

那是仲秋望日，月圆十五的子夜。

王屋山，太平峰顶，当“华山”，“黄城”“长白”，“昆仑”“峨眉”等五大剑派在五年一次的“以剑会友”，正在融洽进行之际，五剑派掌门人眼前白影一现，一名手擎紫玉玫瑰的白衣蒙面女子，突然不带一点胆颤。居然飞上当场。

目 录

第二十二章	贤能只落肩荷重·····	(251)
第二十三章	诡谲江湖荆棘行·····	(261)
第二十四章	斗换星移始奏功·····	(273)
第二十五章	幃幄蔽天又一重·····	(283)
第二十六章	因由还得从头数·····	(294)
第二十七章	绝堑不困玉蛟龙·····	(308)
第二十八章	酒楼陪饮探罪迹·····	(318)
第二十九章	突破疑幃三十道·····	(341)
第三十章	始见云天现端倪·····	(349)
第三十一章	天生丽质多命乖·····	(362)
第三十二章	绝色红粧今世才·····	(374)
第三十三章	叱皆情意·····	(385)
第三十四章	怎奈烦愁到头来·····	(397)
第三十五章	正逢无计来仙翁·····	(406)
第三十六章	宗师之后败家种·····	(418)
第三十七章	金蝉奇计神难觉·····	(429)
第三十八章	奋不顾身显豪勇·····	(441)
第三十九章	天罗印·····	(453)
第四十章	锦香囊·····	(466)
第四十一章	脂粉阵·····	(482)
第四十二章	神威宫·····	(489)

第二十二章 贤能只落肩荷重

单剑飞一怔，心想：“这驼子怎么想的？”

不过，无论在那里捡得都没有多大分别，对方这样误会也好，至少也可免得他多思了。于是，他头一点，淡淡答道：“是的，我说在来路上捡得，并没有分 城内或城外，你何必如此认真？而且我又何必骗你？”

说了最后的一句，单剑飞气壮了。

胡 驼子如果不信任他，那么，说什么都是一样，胡驼子如果他不生怀疑，那么，他这样说便够力量了”

不是么？你驼鬼倒说说看，骗了你，我有什么好处？

胡驼子哼了一哼，果然没有再说什么了。

接着，两人仍照日间位置坐下，羊肉搁 在中间火炉上，胡驼子喝了一口酒，抓起筷子说道：“吃完这一顿，就将起更，我们也可以开始行事了！”

他们俩大吃大喝一顿后，单剑飞道：“要是没有人出来呢？”

胡驼子道：“过了三更，如果不见动静，你就立即赶回来，我们会合之后再按预定的计划行事，

单剑飞道：“好——目光一掠木板上的羊肉，突以其疾无比的手法裂分出那有毒的一半，草草一合，纳入怀中笑道：“假如这是你老驼子为了这些羊肉才不惜使出的调虎离山之计，你就错了！”

语毕，不待对方再能有其他的表示，一跳下炕，找开门，飞步而去。

金庸与洛阳，近在咫尺之间，单剑飞出城走了不消顿的饭光景，已然抵达，刚出洛阳西门，他便将那包有毒羊肉抛去，他抛掉有毒羊肉，无异抛去身子心上一种沉重的无形负荷，一路走来，轻快无比。

雪夜，大地静得近乎荒凉，但是，他此刻的心情，那是纯的，蜜和的。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单剑飞说什么也没有想到一个人做了事，及时悔改。居然会获得如此般的满足与快意。

他来到城下，越城而下，依言右拐，果然找着一道院观。他上前辩明是玄宫无误后，便退至远处一间民房藏起身躯，下面为出城必经之路，如此雪夜，宫中如有人外出，不论走高低，他以居高而下之势，只要不睡去，都不会看不到的。

更鼓交过，初更，二更，三更……”

三更敲过，夜寂如死，结果什么也没有出现，单剑飞心念一动，道：“那驼鬼支开我会不会是为了要单独行动？啊，不好，我怕是真的上了这驼鬼的当了！”

单剑飞一念至此，片刻也就下来了，身形一长，足下一点，便又向洛阳方面急急奔了回来。

穿林进入茅棚，茅棚中，一灯如豆，那儿还有什么驼子的人影么？”

单剑飞脚一躁，出棚外，眼望前面白马寺中的钟楼，不禁想道：“我现在纵然追出去，又济得么事？何不趁此机会先将秘笈取出来？”

匆匆再度入棚，掩上门，拨开破席，翻开石块，移灯向洞中一看，单剑飞不由得瞧呆了！

没有什么秘笈是不是？

错了！石洞内有双铁匣，匣盖已启，匣中放着一本纸色的手抄本，无论形式，大小，与色泽，均跟上半部剑诀一样，它，不消说得，当是下半部剑诀无疑——那么，还有什么不对呢？

原来剑诀上面还着一对书信，怪就怪在书信中新鲜的异常。

单剑飞匆匆俯身将书信一并放好，再将放回原位，藏起秘笈，然后于灯下撕开书中封皮。

咱老白，与老丁，“七星双将”，都略同了也！”

“自从第一天，第一眼，见到你小子，咱就告诉你这小子，哈哈，老丁呀老丁，这下你可轮咱老白一马，合适人选咱现在遇上了，你呢？”

谁知道，他妈妈的（小子，咱是骂老丁），咱竟是空自得意了一场！”

够了，都够了！骨头够硬，人品够高，机智够当，文才够华，而心地，现在也已证明够“仁厚”不从乱命，唯我是守，行，小子，有你的小子，你知道吗？剑诀是刚放下去的，“化骨散”只是一瓶调味粉，这不过普通钢钉涂上一层漆而已，两者都伤不了人，如你小子求助心切而不择手段的话，那么，很抱歉，那就只有请你小子再回少林寺或另谋生路了！

知道你小子不过三更不会回头，既然时间充裕，不妨再跟你小子说几句，第一，白马寺和和尚只是普通和尚，玄妙宫的道士也只是普通道士，你千万不可再去打扰人家的清修，第二，你小子那支“七星令”颇有来历，它与你小子身世大有开关，关系在什么地方，如今尚不便泄露，将来，相信总有让你明白的一天就是了，在这里，可以先告诉你小子的，就是你小

子投入七星门下，将来为武林造福纵然因而丧命，也是值得和应该的！”

“说，再见，之前，咱也不想扳起脸孔来作什么交代，一切依你小子本性行事，即可，你小子说过的，“该怎样，便怎样，至于老丁，不必你操心，咱们自有碰头之法，君山方面，咱也许还会回去，也许不会，一切得看情形再定。另外，炕下有根铁做的棍子，你可取出作为习练之用，该棍尚有很多妙处，日后自知，老白匆章。”

天哪！所讲“胡驼子”，原来竟是老白所装的！

他第一天见到胡驼子，也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始终觉得这驼子在有异于常人，但是，胡驼子就是老白化身，却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他的易容术，为武林一绝……总之……如遇上身手奇高，而又欲人知的武林人物，不管他外形如何，你都不妨……”其实，他该早发现此事才对的，因为老丁已以明白的告诉他了。他想到老白信上对他的夸奖之词，不禁感到一阵惭愧，我真的够得上机智么？”

定下心来，他又将留信重新细读了，这，令他心跳的是，老白也捉到那支“七星剑”，而且竟与百非和尚的看法完全符合，与他的身世有关！

关系何在呢？他无从知道。

他帐立片刻，走去炕前，俯身搜索，果然在炕下找得一支份量不轻的木棍。棍中包着铁杆，应该来不假，拿在手中试了试，倒还趁手。

现，他一刻也不原浪费，过去拴好门，立即于灯下翻阅起来那下半本剑诀来。

这下半部剑诀比上半部稍薄，说明了这套“七星剑”，重在禁地。全部只有十四页，每招二页，首南为基本招式，次页为七种变化，每招所附之七种变化，却仅有一式而无文字，其用意，虽然只是使读者先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然后逐渐领悟，终而达于融会贯通之妙境。

第二天，单剑飞又在屋角发现一食用之物，他知道这都是老白折计划安排，饮食既然不操心，他更可放心闭门刻意苦练了。

除夕夜过去了，年初一过去了，初三过去了，初五过去了，已时正月十三，这段期间内，单剑飞除了取雪花水饮用外，一直足不出户，日子是寂静的，但是，他内心并不寂寞。

因为，他有半部剑诀为伴，无数奥秘的招式等待他去深思，比较，纠正，反复练习，遇上难处，他常会盘坐终日，忘食，一旦悟透，便又在欣慰若狂，就这样，十几天一转眼就

过去了！

经过近半月的苦练，单剑飞的三招所附之二十一种微妙的变化。

学到第四招，武功程度又深了一层，这天，不知怎的，单剑飞无论如何也静不下心来，他细细计算了下，知道今天所谓的“上灯日”，是决意暂时练剑，让心情舒散下再说。

帖身起剑诀，取出另一付人皮面具戴一照，原来是付病叫化的面貌，于是便在老白留下的一堆友衣中找出两件穿上，那支木棍正好当打狗棒用，反拴上门，出门向城中走来。

这时约莫午后光景，洛阳城中，热闹异常。

忽然他听到一声喝道：“给我滚下来！”

单剑飞愕然扭头，顺着伙计眼光朝自己身上望了一望，这才猛悟，觉暗暗好笑道：“我也真糊涂了，竟忘了……”

那名伙计暴眼喝道：“浑蛋，你是下来不下来”

单剑飞本想退下，给这一催，可有点火了，当下冷冷一笑道：“只做没有听着，掉头继续向里走去。

楼上地方极为宽，如坐满了；足足可容百人之众。

不知道是新春关系，抑或这儿酒菜太不便宜，这时上面仅上了三成座，全数不到六十人。

单剑飞于街一付座头下，那名伙计已像煞师般追来，单剑

飞将木棍往腿里面来夹，不等对方开口，抢着在桌面和拍出一块银子，淡淡说道：“贵楼的规矩大概是酒钱光付，好，暂且拿去吧，等会儿，有得多，或者不够，再告诉你这花子爷一声就走了。”

伙计愣住了，敢情这尚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遇上这种事。

预收酒钱，当然是笑话，另一点：你开的是酒楼，人家有的是银子，你凭什么理由要人家滚？你这儿的酒心卖什么人？什么人不买，你在店门口标明没有？

那伙计眨了半天眼睛，终于无言退去，至楼口暗不另一名伙计过来部单剑飞要些什么酒菜，单剑飞随意要了几样，伙计刚刚转身走开，楼梯口白影一闪，忽然上来一名一身白衣的顾客

单剑客眼角看了一眼，身不由己的自座中站了起来。

你知道来人是谁？

是前此那位与单剑飞逅邈过，自称“楚卿”的“白衣少年”是吗？

这种天气，本就很少有人穿白衣，尤其是新春刚过，更无可能，除了白衣少年，还能有谁？

话虽这样说，但是，单剑飞看清后，却皱了皱眉头，又坐将下去。他满以为是白衣少年楚卿，结果却不是！

来人头戴文士巾，约三旬出光景，神色间从容自然之至，既然无服孝之，亦无因衣着单薄而起的寒憊之意。

单剑飞正为为人之怪异而感到纳罕之际，紧接着，怪事又出现了！

一个，又一个，白衣人现身了！

不但衣色一样，就连年纪也都相去有限，最大者不过四十，最小者亦不在三十以下，总数是七名！

单剑飞心念一动，道：“难道这七人就是武林中，在关洛一带颇负名气的“中州白衣七儒”不成？”

他在少林时，就听说过“中州白衣七儒”的名头，不过，他知道很少，仅知道七人为异姓兄弟，年事轻，武功高，人均有一旦子才花，平常虽然眼高于顶，但由于七人甚少分散，一个个又都各具惊人身手，所以谁也不敢轻易去招惹他们！

白衣少年登楼，楼上其了酒客们不知是敬是怕，竟都人人放杯停筷，似在等待什么吩咐一般。

这时，七人中一人咳了一声道：“我年那边的位置比较好些！”

手指处，正是单剑飞坐的地方。

其他的食客吃喝，原来他们刚才是在等待七儒决定坐处，以准备一看中自己坐的地方时好马上退。

一名伙计立刻奔来单剑飞桌前，干笑“与其说“情商”，反不说“下令”来得恰当，但见他皮笑肉不笑地以音说道：“这位大爷换个地方怎么样。

单剑飞想着，淡淡一笑道：“让地方可以，但请先过去问一声：“凭什么？”

那名伙计方将两双眼珠突起，白衣七剑亦听得，其中立有一人高声道：“不，伙计，我们坐偏点，就在那位身旁顺出一席来也一样。

伙计听了，如获大赦，狠狠瞪了一眼，就在旁边收拾起席位来，不一会，白衣七人相对过来入席坐下。

第二十三章 诡谲江湖荆棘行

这期间，酒客不断增多，但是，有一个人明原的现象，便是后来者都远远的避开白衣少年落座，以致白衣七儒和单剑飞等八人在楼上成了三面分离，独处一隅的特殊人物。单剑飞这时心想：“从七人并未强迫我非让位不可，众人这种态度属“敬”，而非怕，白衣七儒是名不虚传。

单剑飞想着，止不住又向七人打量过去，从七人的方位上，可看出七人的长相之序，当单剑飞眼光最后落在那名“第七儒”脸上时，那名双眉斜飞如剑的“第七儒”突然冲着他大笑道：“朋友慢慢喝，等会总让你知道“凭什么”就是了！

单剑飞头一点，道：“遵命。”

心里却想道：“正在他们，不意马上得到反证，这家伙计身居七儒之末，一脸狂之气却远胜于他，他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这家伙已瞧出我了有武功在身等会儿吃完了要与我较量几成不可呢？

单剑飞思忖着，情不自禁地暗暗伸手去拿桌下那根铁心木

棍，心想自己才练成三招剑法，不知够用不够用？

“七儒，如此说来，其他诸儒均无表示，既然未帮腔，亦未对“七儒”加以制止，这时楼下忽然跑上一名伙计，躬身附身在首儒耳低喧几句什么话，首儒头一点，淡淡说道：“好，叫他们上来吧。”

店伙计欣然而去，没有多久，楼梯未动，走上两个人来。

两人一老一少，一男一女，衣着寒酸，男的抱琵琶，女执牙板，原来是一对卖唱的祖孙！

那名年约七旬的老人无甚特异之处，而那名女孙却极为引人注目，年不过十五六，眉如淡淡春柳，眼若盈盈秋水，唇似新花，两支小辫子，沿肩垂服，虽然一身衣服既破且旧，却掩不住那少女的美丽。

全院静了下来，祖孙俩于楼梯口遥遥躬身，然后相偕向七儒席边走来，祖孙显然已经店家招呼过她的，知道七儒都是什么人物，因之走时脚步缓慢，神色恭，均于脸孔上现着迎人的笑意。

俟祖孙俩于席旁三四步远处站定了，三儒，也就是刚手看中单剑飞的那名白儒士首先抢着吩咐道：“先来一段豪气点的！”

祖孙欠欠身，接着，琵琶拨动，那名少女微下俏脸，金珠走玉盘盘的唱起来道：“皆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